

2月23日8时38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顾问、九三学社社员、书画鉴定大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徐邦达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101岁。

难得再有“徐半尺”

续随子

几天前,百岁老人徐邦达先生在北京家中安然辞世。近些年,“大师”一词几近滥用成灾,但在古书画鉴定领域,徐邦达先生是众所公认、名副其实的鉴定大师。在人们的口碑中,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并称中国书画鉴定三大家。谢、启、徐陆续作古。可以说,徐老的离去,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书画鉴定权威已不复再有,标志着一个传奇式的鉴定时代的结束。



徐邦达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京保利举办“百年光华——徐邦达珍藏作品及艺术回顾展”,展览前笔者和同事登门拜访了徐邦达先生的夫人滕芳。那天,滕女士兴致颇高,跟我们讲了徐老的很多逸事。在讲话过程中,她不时起身去里屋照顾卧床休养的徐老,告诉我们,徐老手术失去了言语能力,但精神很好。我们在客厅的墙上看到了徐老的照片和书画墨迹,不敢打扰徐老,近在咫尺,缘悭一面。前两天读到马未都的回忆文章,用“仙风道骨”来形容徐邦达先生,徐老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

徐邦达先生这样的鉴定大师,以后很难再有了。

为什么这么说?简言之,一难在眼界,二难在境界。徐邦达成长于一个书画收藏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后师从吴湖帆、冯超然、陈定山诸名家,早年即以擅长书画而闻名;解放初,他奉命筹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为国家发掘和抢救3700余件书画,还带着学生到20多个省市调研,看遍了各馆的珍藏书画;晚年,他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多次出国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一生过眼书画无数,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因此,滕芳说“上千年的古书画都在他的脑子里”。比眼界的深阔,比经多见广的阅历,今天吃书画鉴定这碗饭的专业人士,难望徐老项背。

“徐半尺”是别人送给徐邦达的雅号,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目鉴功夫了得,常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即辨出真伪。这种神奇的能力,屡屡让人惊叹。除了精于鉴定,徐邦达也是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写得一手道媚的书法,笔下人物、山水浑然可观,在诗词创作上也深有造诣。徐先生取得如此多方面的成就,有自身禀赋的因素,有文化环境的因素,有特定时代的因素。而时移世易,像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虬叟,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海宁(今浙江省海宁市)。

其幼年即喜临摹古代书画,早年曾从苏州老画师李济学画山水和古书画鉴定,先后入著名书画鉴定家赵时桐、吴湖帆之门,至而立之年以善于鉴定和创作书画知名于上海。1941年,徐邦达先生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了个人画展,声誉日增,但他严词拒绝为汪精卫60寿作贺寿,体现了对一个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

1949年初,徐邦达先生放弃了

眼下艺术品市场赝品泛滥,

链接

一些缺乏职业操守、不学无术的“鉴定专家”,对此负有推波助澜之责。近来典型的案例,如估价10亿元的“金缕玉衣”、2.2亿元天价的“汉代玉凳”,都闹了大笑话。专家水平参差不齐是现实,专家偶尔会看走眼情有可原,但有人为了领取不菲的鉴定费,不懂装懂,甚至故意造假为真,那就是品行、人格出了严重问题。徐邦达先生大名鼎鼎,很多人千方百计找他鉴宝,也不乏心怀鬼胎者。滕芳说“徐邦达的心比纯净水还要纯”,他这辈子不爱钱,决不会为牟利而放弃自己的鉴定原则——实事求是。徐老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单纯、洒脱、超迈,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此境界,岂易学得?

“徐半尺”已无,谁来为古书画鉴定一锤定音?说实话,很难乐观,但我们还是应该以积极心态直面难题。徐邦达先生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等“鉴宝秘笈”,鉴定界的有心人、有志者,研读其书,结合实践,当可从中学习、领会其提出的目鉴和考订相结合的鉴定理论。

更为紧迫的是,在完善传统的目鉴、考订方法的同时,还亟须引入先进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问不断“科学化”,建立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体系,形成书画鉴定人才的培育机制。因为,大师难觅,有效的技术往往比眼界有限、境界不高的人更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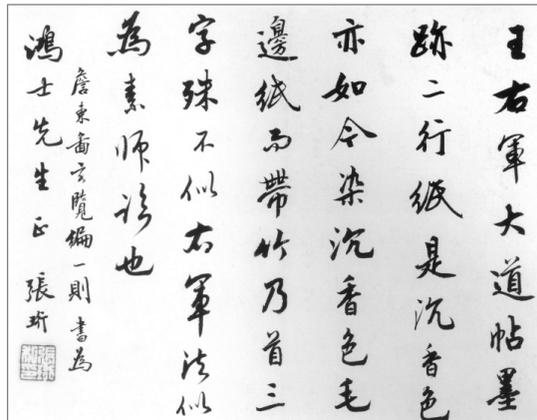
大家徐邦达

本报记者 刘修兵

西方物质生活的诱惑,期待着新中国的到来。上海一解放,他就被上海市文管会聘为顾问。1950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局长郑振铎调徐邦达先生到北京任该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征集、保护了散落在各地的3000多件书画

珍品。1955年,徐邦达先生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展览和研究作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文革”期间,徐邦达先生饱受摧残,但矢志不移,在“牛棚”里,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



临钱玉潭山居图稿本轴 20厘米×26厘米×2 徐邦达

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和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先生历时8年完成此项重任,并承担了培养后学之职。

此后,他多次出访欧美,考察海外流失的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进入90年代,徐邦达先生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同行们的尊崇。他还完成了600万字巨著《徐邦达集》,凝结了其研究古书画的心血。

徐邦达先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多次将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捐献给国家;2003年,又将他的100件书画精品捐给故乡,成立了“徐邦达艺术馆”。他曾在90寿辰时说道:“我徐邦达能有今天,完全是党和国家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研究条件。”

人文关怀:中国画不可或缺的元素

本报记者 高素娜

2月27日,由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都市·田园——中国美术馆中国画提名展”在京落下帷幕,40多天的展期吸引了数万观众前往参观。“都市”与“田园”描绘的是两类社会语境,在参展的200多幅作品中,一部分画家以现代都市为题材,用生动的笔墨描摹了都市百态;另一部分画家以乡村田园为对象,以抒情的笔调表现了乡土风情。但无论都市还是田园,画家们均以切近现实的情怀,思考着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以个性鲜明的笔墨,表达了自己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中国画不可或缺的元素

纵观此次展览,无论是描绘



二零一一的西宁印象(国画) 崔振宽

都市繁华与喧嚣、疏离与隔膜的作品,或是描绘乡村诗意与画境、闭塞与无奈的作品,都给人一种人文关怀之感,令观者久久回味。艺术家孔紫的《搭伴儿》即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幅。

此件作品虽名为《搭伴儿》,但实际上画的却不是老两口,而是住在窑洞里的那两位孤寡老人。他们不是夫妻,但为了方便相互照顾住到了一起。“除此之外,还有同性搭伴儿的,如两个老生或两个老太太住在一起。”青年评论家徐沛君在看到此幅作品后感慨地说,“我少年时代是在苏北小镇长大的,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但当听到孔紫老师讲述搭伴儿的故事后,我还是非常震惊,震惊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样一生存状态。青年人都进城务工了,剩下的这些老人和孩子,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虽然美术创作不及文学作品更能揭示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但艺术品作为一种图像,却可以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是它独特的价值所在。”

很多艺术家在看完展览后都曾表

示,此展对他们最大的触动是“思考”,思考怎样的艺术品才是好作品?怎样的画家才是好画家?怎样的中国画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中国画?“中国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找人们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艺术对于时代的文化关怀至关重要,“如果一种艺术现象或艺术作品没有艺术家的文化关怀,那肯定不能在深度上产生作用,甚至不能让人产生思想上、情感上的共鸣,不能感动人。”

“人物画家不仅应该让人记住他的图式,还应让人记住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孔紫的《搭伴儿》在语言上并不特别突出,也不是最现代,但两个老人之间的那种关怀、那种情感联系却非常感人。这是当代画家应该学习和反思的地方。”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说。

山水画家的尝试与探索

除去故事化的人物和温情的关怀外,山水画家在此次展览上的“反串”也吸引了圈内人士的注目,他们在表现手法及笔墨语言上的探索与尝试也是艺术家们讨论的热点。

山水画家崔振宽的参展作品是描绘城市建筑的,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从青海写生结束后又去了上海,回西安后对城市的一些景观有非常强烈的感触。”但崔振宽的“建筑画”画得并不顺利,此次参展的两幅作

品都画了两遍。“画城市建筑比较难,我一开始想追求传统惯性的笔墨特点,结果画出来感觉不对,特别是建筑本身,我画出来感觉是歪的。山水画中国房子比较好,但楼房歪就感觉很不舒服,在创作时用笔很难。”崔振宽说,山水画讲究适度变化,也就是起笔、落笔、运笔要一波三折,但楼房、直线不同,它们讲究另一种运笔。“我们在具体创作时也要有对笔的力度和性能的掌握,要看表现对象的需要,这几者如何更好地结合,是我要细细体会的。”

同是山水画家的方骏在创作当代都市题材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用传统写意的笔墨来描绘高楼大厦时,找不到现代语境。“这就好像是听有非常浓重方言的人讲外语一样。可能高楼大厦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理念,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笔墨来表现,会有许多很贴切的地方。”方骏说,“虽然李可染、傅抱石等先生也都曾到欧洲写生,也都尝试过用中国的笔墨材料来表现西方,但他们多是以画树和画山为主,虽然也有一些教堂建筑,但并不全都用传统笔墨,而是带有许多新的尝试。”

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尝试在此次展览中随处可见,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对于个人语言风貌的坚持与创新,以及他们在艺术实践中的尝试与思考。“文化层面上的关怀和语言层面的探索是中国画在这个时期发展、驱动的双轮,正是因为画家们能在艺

术中投以持续的关怀,并坚持不懈地进行语言探索,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成功的创作。”范迪安说。

中国画要确立学术方向

“都市·田园”大展汇集了中国当代的老中青画家共60位,基本展现了中国画的当代水平。由此,“中国画如何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也成为此次展览所需探讨的学术主题。“在21世纪的文化语境下,必须不断去思考和确立自己的学术方向。首先要有一个总体的方向,同时每位艺术家还要有自己的学术方向,如果这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吻合,那艺术家的创作在这个时期就能够展现出其价值,包括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范迪安说。

“除此之外,中国画的传统精神也应该继承,尤其在艺术语言上,写意精神必须继承。”《美术》杂志主编高辉认为,中国画不能固步自封,中国艺术家要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如何去写实,如何运用写实的语言,如何表现主题性绘画等。“我们要凸显的是具有人类艺术发展方向的中国画,是让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看到以后,觉得中国画不仅有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人类未探索的很多东西可以去吸收,如果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谈中国画的发展问题,或者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来前瞻中国画的发展,其意义才更大,中国画家才能走得更远。”高辉说。



奔马图(国画) 韦江凡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韦江凡》2月23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了首发式。画集收录了国画家韦江凡关于马、牛、柏树三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著名评论家邵大箴说,韦江凡“不为名利所诱,对所绘事物情感真挚的程度和沉静的心态”最值得今天的艺术家学习。

韦江凡,1922年生,陕西澄县人。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后留校任教,最终调入北京中国画院(北京画院前身),曾参与中国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擅长中国画,所绘题材广泛,山水、人物、动物

均有涉猎,晚年尤以画马著称于世。韦江凡有两枚印章“六十始悟艺”“七十知不足”,数十年来执着理想,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不懈求索。他出自悲鸿门下,但又自成一格。创作中,他努力实践恩师“师真马”的艺术主张,在注重研究传统技法的同时,注重写生,注重深入生活。因其速写基本功扎实,对马的生活习性、骨骼结构以及运动中的各种体态情貌烂熟于心,故传神写照,变化无穷,姿态横生。其笔下之马近似于一种狂奔疾书的渲染,大笔头落墨,造型奔放无羁,线条飘逸灵动,颇有翻江倒海般的狂澜之势,极富现代感。冯其庸赞曰“其骏在骨,其秀在神,其韵在墨”。

十艺术家入围2012“关注未来艺术英才”计划

本报讯(记者朱永安)由今日美术馆与马爹利艺术基金继续携手推出的2012“关注未来艺术英才”计划作品评选日前结束,陈轴、陈飞、胡均、韩冰、黎薇等10位青年艺术家以新颖、充满想象力和前卫风格的作品入围。

2012“关注未来艺术英才”计划由范迪安、陈丹青、黄专、吕澎、

凯伦·史密斯、谭平、吴洪亮和徐累组成评委团,吸引了海内外400余位青年艺术家参与。提交的作品在创作手法和观念上展现了当下青年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实验精神。

“关注未来艺术英才”计划于2010年启动,旨在发现艺术新人,支持青年艺术家的艺术探索。

“寻常家山”张复兴山水画展举办

本报讯“寻常家山——张复兴山水画展”日前在北京荣宝斋举办。张复兴的山水画耐人寻味,充满了诗意盎然的温情,其笔下的山石沟壑、溪流瀑布、草木烟云、村寨茅屋,斑斑点点、高低错落,似乐谱中跳动的音符。张复兴擅长以线架构画面,有时会与水墨晕染混用,使表现语言更为丰富多变,构图饱满而不板,笔线纵横且富于变化,情景交融,丰润华滋。

张复兴1946年生于天津,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创作研究员,一级美术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作有《桐乡秋高》、《苗乡春融》等,其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荣获第八、九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先后出版了《张复兴写意山水画艺术》、《当代中国画名家解析历代大师作品·张复兴篇》等。(陈复生)

纤笔触处画魂生

——读郝玉镯中国线光人物画

王建东

郝玉镯的线光人物画,功力扎实,构思新颖,形成了一种既浑朴自如,又大气淋漓的笔法画风,从幅幅逼真传神的人物画作品中,能窥到作者所要表达的艺术世界。

郝玉镯系宗圣曾子故里人,自幼深受中华圣贤文化熏陶,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对绘画艺术有了较深的感情。观其近年的人物画作品,可清楚地看到,这些绘画无疑是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历程,最终形成独特美感和风格特征。郝玉镯线光人物画的关键在于用笔走线,以线为本,以线连形,以线传神。他的画线,可作大画,亦可作小画。其大幅之作,用线长直圆且不失韵味;小幅之作,用线亦有逼人之感。他用线的最大特质,就是在线的运行中闪烁着光的灵动,这就是他追求的美学境界。这便是郝玉镯线光画的最大特点。

能使自己的创作根植于生活,并从中选取非同寻常的题材,是郝玉镯线光人物画的又一特色。他读经研史,思考过去,



郝玉镯自画像

着眼未来,历史的烟涛风云滋润着他的画笔。赏读那一幅幅毛主席、周总理画像,就会发现他对伟人的热爱和崇敬跃然纸上。观看他为乔羽、杨少华、李咏等名人写下的永恒瞬间,就会感到他对时代的由衷赞叹。他的用笔挥洒自如,沉着劲健、丰润浑厚,并在千变万化的笔线运转中透逸出与人物心境浑然一体的境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即可寻到中国画的传统根源,也可领略西方绘画的理论精华,他细致的揣摩思考,加上丰富的表现形式,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笔墨语言。